

清  
通  
鑑



世祖順治六年起  
世祖順治十八年止



# 清 通 鑑

3

世祖順治六年起  
世祖順治十八年止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主 编

戴 逸 李文海

副主编

郭成康 成崇德 宋富盛

编 委

戴 逸 李文海 郭成康

成崇德 宋富盛 张 研

李广洁

策 划

李广洁

总 审

龚书铎

## 《清通鉴》撰写者名单

前 编	刘小萌 撰
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至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	张玉兴 撰
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至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	林 乾 撰
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至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	朱 磬 撰
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 乾 隆 六 十 年 年 末	郭成康 撰
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至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	郝秉键 撰
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	房德邻 王开玺 撰
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七日至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	何 瑜 撰
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至 同 治 十 三 年 年 末	杨东梁 撰
光 绪 元 年 正 月 至 光 绪 二 十 一 年 年 末	潘向明 撰
光 绪 二 十 二 年 正 月 至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	迟云飞 撰

# 清通鉴 卷六

顺治六年(南明永历三年 鲁监国四年)

己丑 公元 1649 年

正月初四日(2月14日)

1 命多罗敬谨郡王尼堪率官兵往平太原，固山额真镇国公喀尔楚浑、辅国公穆尔祜等奉命同行。

初八日(2月18日)

2 太宗实录馆开馆。命大学士范文程、刚林、祁充格、洪承畴、冯铨、宁完我、宋权七人为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总裁官。以学士王铎、查布海、苏纳海、王文奎、蒋赫德、刘清泰、胡统虞、刘肇国八人充副总裁官。

初九日(2月19日)

3 辟洗民讹言。谕兵部曰：朕欲天下臣民共享太平，

日夕图惟，罔敢怠忽。往年流贼作乱，官民人等受其屠戮，祸患已极，是以命将兴兵，入关剿贼，出斯民于水火，登赤子于衽席。凡我臣庶，已无不输诚归命矣。孰意迩年以来，多有不轨之徒，捏作洗民讹言，煽惑愚众，以致无知之民，轻信惶惑，逃散作乱者往往有之。夫君民一体，上下交孚则治臻上理，若愚民疑心未释，天下何时太平？自元年（1644）以来，洗民谣言无时不有，今将六年矣，无故而屠戮者为谁？民肯从此回想，疑心必然冰释。朕又思满汉语言虽异，心性自同。世间决无安居乐业之人自好为贼而愿就死地者，必有所迫以至此也。意者，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欤？有司朘削鱼肉，民难自存欤？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欤？兹特数事，料不止此。今严饬内外大小各官，确议除弊兴利之长策，朕将次第酌行之。

4 禁止卖参人役再往各省发卖。谕户部曰：迩闻各省卖参人役，地方官民商贾甚受扰害，尔部可传谕永行禁止，不得仍前遣往各省发卖。止许在京均平市易，永为定制，违者重罪不宥。旋谕户部重申务严采参人丁之定额，若于额外多遣者，其所遣之人入官，其主治以重罪。并下令于山海关，设卡稽察。

十四日(2月4日)

5 南明永历朝大学士朱天麟免职。

先是，永历朝臣门户之争，分化组合，形成吴、楚两党。属吴党者为阁臣朱天麟、吏部侍郎吴贞毓、给事中张孝起、李用楫及总督堵胤锡，以及江西人王化澄、万翔、雷德复，四川人程源，广东人郭之奇等。属楚党之主要人

物则为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，以及陕西人刘湘客，杭州人金堡。“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，居然一体矣。”〔1〕两党相互倾轧，愈演愈烈，永历帝亲历目睹，深为担忧。本年新春之日，令诸大臣先诣太庙，誓同心济国而后入贺〔2〕，实冀诸臣停纷争，弃前嫌，共图国事。然无济于事。两党各有奥援，所谓“凡自湖南、广西随驾至，出于督师(何腾蛟)、留守(瞿式耜)门者，大半归楚”。吴党之人散布曰：楚党“东恃元胤，西恃留守”。而吴党，则“踪迹秘密，不似时魁等招人耳目”，然“内倚吉翔，外倚邦傅”〔3〕，势力甚张。

时流传有《假山图》、《五虎号》之漫画，系讽刺楚党人物者。所谓假山图即贾山图，贾乃指原本姓贾之李元胤。所绘假山一座，其下绘朝官数百支撑。五虎号乃绘虎一只，各部位均有寓意。以袁彭年为虎头、丁时魁为虎尾、蒙正发为虎脚，刘湘客为虎皮，而金堡最可畏，为虎牙。〔4〕金堡同丁时魁一再上疏，攻击陈邦傅、马吉翔诸人。疏上，陈、马等上诉于太后。于是两皇太后亲加干预，永历帝乃怒令朱天麟拟严旨，切责金堡，令安静供职〔5〕。

陈邦傅则连上两疏攻金堡。其疏有曰：“皇上两三年几次奔逃，流离颠沛之极，并无一位两衙门官共尝辛苦。何今日即次稍安，侍御济跽，议论纷纭若是？如以臣为无饷无兵，窃取勋爵，请即遣金堡为臣监军，观臣十年粮草，十万铁骑。”〔6〕遂造谣曰金堡当年为临清知州时曾降贼受官逃回，现从湖南来此，乃为“北人间谍”。朱天麟见邦傅此疏乃喜形于色曰：“金道隐喜骂人，今亦被人骂倒耶？”遂据永历帝之意拟一圣旨曰：“金堡辛苦何来，朕所未悉。



所请监纪，着即会议。”辛苦何来者乃暗用杜甫诗句“辛苦贼中来”之语，附和陈邦傅对金堡之冷嘲热讽与诬陷。

旨发，丁时魁等怒不可遏，当夜邀集两衙门科道十六人，于十三日晨入朝大肆喧闹，曰：“堡论邦傅，请监纪，即令监纪。堡又论永忠，若永忠请其首，亦即与之耶？”〔7〕共言此乃“强臣箝结言官之口，将来唐末节度可虞，宗周守府再现”。高呼：“吾等不做官矣！”遂“将公服袍带掷弃庭中，小帽叉手，白衣冠联袂而去”。永历帝得讯大惊，“两手振索，茶遂倾衣”〔8〕。

当诸科臣咆哮殿堂之时，金堡又上疏，揭发陈邦傅矫诏称世守之罪，“乞追原敕，视有无世守字样，令罪有所归”。邦傅向外行文概称己为世守广西，并云此乃诏书中之语。而攻之者称此系伪造，敕书中绝无此语。永历帝发旨：取邦傅原敕复察。果无世守字样，邦傅乃“薙服”〔9〕。朱天麟立即请辞。至是，帝发特旨：敕李元胤等十六位科道，仍入本衙门办事，收回已发朱天麟所拟之旨，而另发票拟〔10〕。即日朱天麟被放还田里。

6 封蒙古苏尼特部首领腾机思子撒玛查台吉为多罗贝勒。

十六日(2月26日)

7 谕大同及山西地方文武官员军民人等，谕曰：姜瓖作乱惧诛，结官聚众，造作讹言，诈传欲杀官吏军民等语，尔等误信为实，遂与俱叛。朕思人情岂有不愿安生而自求死亡之理？不过无知愚民，被讹言所诱，或有畏死偷生，为苟且一时之计者。天下之民皆吾赤子，朕既作民父母，若



无故诛戮，将何以取信于天下。朕不忍尔等愚昧就死，故特颁谕旨，一概赦免。若于赦到之日，即能悔悟前非，翻然来归，宥其前罪，仍与恩养。若执迷不悟，仍信姜瓖之言，自取死亡。大军已到，不得已而后降者，不在赦例。

又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，曰：姜瓖自造叛逆大罪，摇惑众人，诱陷无辜，尔众被围城中，无所逃避，止因姜瓖一人作恶，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。朕命大军围城，筑墙掘壕，使城内人不能逸出，然后用红衣大炮攻破，尽行诛戮。若尔官民人等，于未筑长围之前，有能执缚姜瓖来献或杀死姜瓖来归者，准赦前罪，仍行恩养。

8 谕户部按额征收关税，不得额外多征或放免。谕曰：设关征税，原寓稽察奸宄之意，非专与商贾较锱铢也。尔部行文各关，满汉官民，以后俱照原定则例起税。如有徇情权贵，放免船只，乃于商船增收，或希充私囊，例外多征，以病商民者，一经查出，定行重处。

十九日(3月1日)

9 固山额真何洛会率兵攻破南昌，金声桓、王得仁、姜曰广死之。先是，声桓、得仁闻清兵大举来攻，乃先后于上年五、六月间，撤军回南昌，部署固守，并待援师。然永历帝虽命李赤心由吉安、李成栋由赣州率师前往援救，迄未至。南昌被严密包围，虽屡屡突围，均未奏效。被围日久，城中粮绝。本年正月，大雨连旬，城多处倾圮。十八日，清军发起攻势。何洛会于城南督军驾云梯进攻，声桓、得仁等虽竭力督兵守御，终不抵敌。至是日午后，城破。声桓自投于城之东湖死，得仁于突围中被俘，不屈被



杀。其余将领多巷战死。被奉为盟主之太子太师、建极殿大学士姜曰广，曾力主联络各地义军以为声援，声桓不从，而抱负难得施展。城危之际，有劝其出奔者，乃曰：“今日不死，尚何待！”遂投池自尽，临死之前作古风六章及绝句二首以明志。绝句之一曰：“自古谁人不死亡，要知遗臭与流芳。读书九世才今日，莫谓偷生是吉昌。”【11】

10 准洪承畴之奏，行保举连坐之法。其奏曰：平治天下之道，在于各省督抚总兵俱得其人。然人才难得，知人亦不易。旧时会推原有成例，正为一人见闻有限，必合众论乃为无私。今欲用得其人，宜实行保举连坐之法。如督、抚、总兵员缺，令吏兵二部满汉堂官，详加评注，自书姓名保举，再以咨询左右大臣，议论相合，方行点用。俟后有功效，保举者受荐贤之赏。若旷职愆事，保举者受妄昧之罪。庶封疆民生两有攸赖矣。奏上，得旨：以后用督抚镇，著内院九卿会推，若有独知灼见，情愿保举者，许自行保举。得人者升赏，误举者连坐。

二十一日(3月3日)

11 郑亲王济尔哈朗挥兵突入湘潭，南明大学士何腾蛟不屈遇害。先是，以清兵主力撤离湖南，南明在湘各军，纷纷发起攻势，收复失地。堵胤锡所招夔东之忠贞营，经由常德，攻打长沙，战事甚为激烈。清兵困窘，守将乃紧急向朝廷求救。何腾蛟旋以江西南昌围急，金声桓、王得仁将不支，遂命李赤心之忠贞营停攻长沙，开赴江西。不意忠贞营甫离，郑亲王济尔哈朗所统八旗军即抵湖南，形势陡变。何腾蛟亲临前线，急调诸军，然至湘潭时，已空



城一座。济尔哈朗获此情报，至是率军疾至，乃生获何腾蛟。劝之降，乃曰：“王何患无降官降将哉！果以我为血性男子，何惜一剑。”拒降亦拒食，七日后被害于大步桥下。〔12〕所部士卒降清者窃收其骨葬之。〔13〕

何腾蛟（1592—1649），字云从，贵州黎平人。幼习儒业，有经世之志。天启举人。崇祯中授南阳知县，以严厉镇压农民起义功，累迁至右佥都御史、巡抚湖广。既赴任，极力整治，安定地方。顺治二年（弘光元年，1645）三月，左良玉以“清君侧”名，举兵东下，邀偕行，坚拒之。七月，隆武政权立，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封定兴侯督师。遂设十三镇以加强战守。时李自成已死，其余部数十万众进入湖广，乃遣部将前往招抚，获得成功，与之共同抗清。永历立，加太子太保，顺治四年（1647）清兵攻入湖广，占长沙，引兵退至广西。次年，金声桓、李成栋叛清归明，乃督诸军挺进湖南，收复失地。然始终对归抚之农民军心怀疑惧，或遣散其部归农，或不供饷，使其坐困。且诸镇矛盾加剧，争地争饷，彼此仇杀，遇敌辄退。以致兵益无纪，粮益不继，诸将瓦解之势成。六年（1649）率标兵急至湘潭，以调解诸部矛盾，合出兵抗清。既至，竟乃空城一座。清军侦知之，立出兵攻破，乃被执不屈遇害。事闻，永历朝诏赠太师中湘王，谥文烈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谥忠诚。

二十八日（3月10日）

12 清军破甘州，回民起义军受挫，丁国栋走肃州。本月，米喇印战死于水泉。〔14〕



二月初二日(3月14日)

13 诏责阵获官兵抚而不杀之举。兵部以平西王吴三桂属下总兵官任珍，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。得旨曰：凡平定地方，降者抚之以示恩，抗者杀之以示惩。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。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，以为敌闻之必曰抗者被获尚加抚养，我军若降亦将抚我，盖冀其不抗而来归也。殊不知敌人见抗者亦抚、降者亦抚，是抗拒者亦不诛也。有战而已，谁肯先降？此事甚不合理！

十四日(3月26日)

14 多尔袞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。

十五日(3月27日)

15 遣管宴真人张应京于真人府。张应京，道教正一派第五十二代天师。

二十六日(4月7日)

16 谭泰、和洛会等遣兵进击，南明李成栋兵败信丰，落涧溺死。上年末，成栋兵败赣州，乃退军回广料理粮饷。除夕日，“潜入行在，面上请方略，即赴南雄”〔15〕，旋再次出兵江西，直取赣州，以救南昌之围。其麾下各镇恋粤东繁富，不肯出兵，成栋独以所属行，且愧且忿，又恣睢杀戮，人不敢近〔16〕。并改变用兵方略，以“分兵取各县，意在孤赣之援以困之”〔17〕。成栋亲率之军驻扎信丰。然此刻征南大将军谭泰及何洛会既攻克南昌，挥军南下，



赣州守兵士气大振。谭泰等侦得成栋所在，乃兵锋直指信丰。明军诸将得报，急欲拔营撤退，成栋不可，乃坐城楼，急召诸将议事，然遁去者已有大半。夜半，突闻鼓噪之声，或云敌兵至，或云民变。成栋料难抵御，决定撤军。是日四更，令火器手三百先行，嘱之曰：“如前遇敌，尽发火炮，我为后应。”至黎明，杳无炮声。众皆曰：“火器军往矣，吾当拔营前进。”成栋遂下令全军撤退。兵未启，清大兵突至，满营溃乱。左右急扶成栋披甲上马，过急流山涧。时成栋已大醉，马又力竭，人马俱沉。阅三日，始见成栋之尸。中军杜永和携其印先归广州，随后全军俱撤。十天后，信丰及南昌败讯传至肇庆，举朝震惊〔18〕。

三月初七日(4月18日)

17 南明永历朝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，守广州。先是，永历朝中获李成栋死讯，以兵马不可无总统，乃立即派遣兵部侍郎刘远生前往广州慰劳诸将士，并持“总统不可无人，总督缺候另议”之敕，奉命往议〔19〕。朝廷以远生为诸将同乡，素相信任，欲其接任两广总督之任，遂诏其暂署其事。至是，远生至广州，杜永和早已重贿诸将，共推其为留守，居然坐军府开印，行总督事矣。永历朝承认既成之事实，遂以永和为两广总督。然永和無远志，诸将实不用命，惟贿是求，不复有出岭之意〔20〕。

十二日(4月23日)

18 摄政王多尔袞至大同，谕姜瓖速降。不果。

先是，上月十四日多尔袞亲自率师征大同，二十日师



次古儿班口，闻喀尔喀蒙古硕雷汗兵马行动，乃止行，拟趋赴喀尔喀，旋以沿途缺水，二十三日，再返旆向大同。三月初，先后传谕浑源、应州等处官民迎降。至是，抵大同。遣人近城谕之曰：“浑源负固不服，予已克平。应州、山阴悉已效顺。予今来此，尔姜瓖速开门迎降，予当尔宥。倘今招尔不降，迨势迫之后，虽欲求顺，亦不汝从。予岂有既围而复纵者乎？与其自取死亡，不如速来归顺。”谕毕，姜瓖乃遣人来言曰：王果至此，可将诏书来。多尔袞因颁谕付与来人。谕曰：尔等创为逆谋，谅必有所困迫，因而肆乱，决无自取祸败之理。大同阖城百姓悉吾赤子，倘必不尔贷，则株连非少。向使他人至此，尔或顾畏弗从，予兹躬临，可欢然来顺。如来归顺，庶阖城获苏，予方欲天下之人，戴吾恩德，尔姜瓖诸罪，悉与赦免。谕到可急出降，自恩养如故。勿更怀疑虑，以貽害阖城官民也。予来，尔不归顺，再别无生路矣。

姜瓖得谕，随即遣使覆书曰：征西前将军臣姜瓖谨启，臣自甲申年（1644）五月间，闻摄政王驾入燕京，不远千里率领边塞兵民归附清朝。其首降功绩，已久在睿鉴中。五年以来，殫心毕力，统众弹压，未有毫发罪过，臣可谓克尽厥职矣。但上不推诚以待，不惟臣一人未蒙升赏，而效忠归顺之民，亦阽危已极。且选出各官，又肆行凌虐，民益难堪。顷者，英王师至，催办粮草，绅士军民苦不可当，动辄欲行杀戮。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，谁肯坐而受死。似此苦楚，虽神明如我摄政王何由得知？使各官诚能体上意，奉上法，洁己安民，则尺一所至，三晋、三秦必且乱萌自消矣。其如大同兵民，忿怨不胜，胁臣起事何？



不然，臣母年将八旬，臣子尚在襁褓，何忍轻身家而蹈此，致冒罪于我摄政王乎？臣与诸将士兵民，无穷苦衷，正欲仰诉于王前。幸驾俯临，父母孔迕，安敢背逆。但众心反侧，不肯轻放臣出耳。况阖城之人，矢志誓死，王纵开诚肆赦，谁敢遽信？是惟更降一谕，明指以全活之方。若不开恩，臣惟率众以俟，无他想望矣。王如有别谕，幸遣使来示于御河桥上，臣将敬受之。

多尔袞览书怒甚。适英亲王阿济格两福金均出痘而死，噩耗至。多尔袞令阿济格先归。阿济格不归，乃上启曰：王恭摄大政，正在为国不遑之际，若不乘此效力，更于何时？多尔袞嘉许之。遂加紧围大同。

19 进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、多罗端重郡王博洛、多罗敬谨郡王尼堪俱为亲王。谕曰：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，以同系太祖孙，加锡王爵。至于位次俸禄，则不得与大藩等。

十八日(4月29日)

20 多铎病卒。

多铎（1614—1649），爱新觉罗氏，努尔哈赤第十五子，与阿济格、多尔袞为同母兄弟，甚为努尔哈赤所疼爱者。天命五年（1620）即封和硕额真，旋为贝勒，统正白旗。天聪二年（1628）从征蒙古多罗特部，以克著勤劳，赐号“额尔克楚虎尔”。后屡从征战。七年（1633）皇太极问用兵之策时，乃主宜入长城，以厌士卒掳掠之欲，不应与明争山海关外之城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，以其虽无大功于国家，因系太祖之少子，特封为和硕豫亲王，管礼部事。四年（1639），改管兵部。旋以耽于佚乐，作战不利



之罪，夺所属正白旗三分之一牛录，降为多罗贝勒。七年（1642）以从困锦州、克取松山之劳，封为多罗豫郡王。八年（1643）八月，皇太极逝世。当议立新君时，曾主立多尔袞，且有自立之意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四月，从多尔袞率清兵入关。十月，晋为亲王，命为定国大将军，统领将士南征。随后，以迅雷激发之势，破潼关，下西安，重创李自成大顺军。旋挥师东指，分道南下，于次年四月，下扬州，俘杀明督师史可法。五月初过长江，十五日占领南京。南明弘光政权覆亡。三年（1646）五月，受命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讨叛逃之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，七月班师。四年（1647）七月，晋为辅政叔德豫亲王。六年（1649）三月，以出痘病故。时多尔袞师次居庸关，闻讣，急驰入京师，临丧。多铎二福金请殉死，从之。九年（1652）以与多尔袞系同胞兄弟，降为多罗郡王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追谥曰通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以其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，复原封为豫亲王，配享太庙。

二十五日(5月6日)

21 诏宽民间兵器之禁。谕兵部曰：曩因民间有火炮、甲冑、弓箭、刀枪、马匹，虑为贼资，戕害小民，故行禁止。近闻民间无兵器，不能御侮，贼反得利，良民受其荼毒。今思炮与甲冑两者，原非民间宜有，仍照旧严禁。其三眼枪、鸟枪、弓箭、刀枪、马匹等项，悉听民间存留，不得禁止。其先已交官者，给还原主。

22 放宽隐匿逃人之法。谕兵部曰：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，原以满洲官兵身经百战，或有因父战歿而以所俘赏



其子者，或有因兄战歿而以所俘赏其弟者，或有亲身舍死战获者。今俱逃尽，满洲官兵纷纷控奏，其言亦自有理。故先令有隐匿逃人者斩，其邻佑及十家长、百家长不行举首，地方官不能觉察者，俱为连坐。今再四思维，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，而前令未免过重。自今以后，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，或本主认得，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。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，十家长责二十板。地方官，俟计察时并议。若善为觉察者亦俟计察时议叙。逃人自归其主，或隐匿者自行送出，一概免罪。有亲戚愿赎回者，各听其便。

23 是月，南明永历朝命瞿式耜为留守督师，督视江楚各省兵马。先是，永历朝因金声桓、何腾蛟、李成栋等相继败亡，南昌、衡州、宝庆等地相继失守，举朝震骇。公卿集议以瞿式耜节制诸将。因有是命。永历帝特遣郎官一员捧诏，至桂林。式耜辞，不获。终受命〔21〕。

四月十二日（5月22日）

24 殿试天下贡士，策问满汉同心及休养生息之道。制策曰：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，朕自入中原以来，满汉曾无异视。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，岂满人尚质，汉人尚文，习俗或不同欤？音语未通，意见偶殊，畛域或未化欤？今欲联满汉为一体，使之同心合力，欢然无间，何道而可？民为邦本，食为民天，自兵兴以来，地荒民逃，赋税不充，今欲休养生息，使之复业力农，民足国裕，何道而可？尔来顽民梗化，不轨时逞，若徒加以兵，恐波累无辜，大伤好生